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四朝聞見錄 第二章 乙集

○高宗駐蹕高宗六龍未知所駐，嘗幸楚，幸吳，幸越，俱不契聖慮。暨觀錢唐表裡江湖之勝，則歎曰：「吾捨此何適？」時呂公頤浩提師於外，以書御帝曰：「敵人專以聖躬為言，今駐蹕錢唐，足以避其鋒，伐其謀。」近名公謂士大夫溺於湖山歌舞之娛，皆秦檜之罪。檜之罪在於誅名將，竄善類，從與貶號，遣逐北人；若奠都之計，蓋決於帝而贊成於頤浩也。或謂徽宗嘗寤錢王之誕高宗，蓋因定都從而附會雲。○武林武林本曰虎林，唐避帝諱，故曰武林，如以「元虎」為「元武」之類。山自天目而來，為靈隱後山，頓伏至儀王墓後，若虎昂首，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，故老相傳以為太祖，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，鑿去虎頷；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，因鑿焉。未知孰是。今竹宮（竹宮一本誤作「行宮」。按甲集作太一宮）有小山曰武林，道士作亭其上，環以花竹，蓋因一小土阜為之，非武林也。道士易如剛因攻愧樓公齋宿，丐詩以詠其亭。詩中用事最為精博，曰：「武林山出武林水，靈隱後山毋乃是，此山亦復用此名，細考其來真有以。」蓋靈隱之山，即武林之山；冷泉之水，即武林之水。謂「此山亦復用此名」，則竹宮培■婁之土，非武林明矣。老筆殊使人畏也。末章乃謂錢氏鑿井，建緇黃廬以厭王氣，疑此山為武林餘脈，是又收拾人情之論，當以前章為正雲。

○武林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，（原注：字季通，號西山）而後大明天地之數，精詣鍾律之學，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。先生信用蔡說，上書建議，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，且謂會稽之穴淺粗而不利，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。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，元定亦因是得謫雲。辨正在丁集《黨議》。

○錢唐龍川陳氏亮，字同甫，天下士也。嘗圍視錢唐，喟然而歎曰：「城可灌爾。」蓋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。亮奏書孝宗，謂：「吳蜀，天地之偏氣也；錢唐，又吳之一隅也。一隅之地，本不足以容萬乘，鎮壓且五十年，山川之氣，發洩而無餘。故穀粟、桑麻、絲■之利，歲耗於一歲，禽獸、魚鱉、草木之生，日微於一日，而上下不以為異。」力請孝宗移都建鄴，且建行宮於武昌，以用荊襄，以制中原。上聽其議，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。陳與考亭先生游，王素不喜考亭，故並陳而嫉之。陳至都省，不肯盡言，度縱言亦未必盡復於上。翌日，上問以亮所欲言者，王對上曰：「秀才說話耳。」上方鄙遠俗儒，遂不復召見。時兩學猶用秦檜禁，不許上書言事。陳嘗游太學，故特棄去，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（按，宋刻《咸淳臨安志》有「主人」二字）。王又短之，以為欺君。故遷都之議，為世迂笑。至於今日，亮得以迂笑議己者於地下矣。

○洛堂淳熙間，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，上將置唐於理。王淮與唐為姻，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，未知其孰是。王但微笑，上固問之，乃以「朱程學，唐蘇學」為對。上笑而緩唐罪。時上方崇厲蘇氏，未遑表章程氏也，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。考亭上書力辯以謂，至以臣得力於師友之學以中傷，不報。故終王之居相位，屢召不拜。考亭之子在，趨媚時好，遂階法從，視其父忤准者異矣。予嘗與閩士同舟，相與歎息在之弗紹，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。閩士謂予曰：「子之鄉蠹，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。我之鄉蠹，卻賣了三座山。」三座山，蓋指三山。鄉蠹，謂梁成大也。程源為伊川嫡孫，無聊殊甚，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。後有教之以乾當路者，著為《道學正統圖》，自考亭之後割入當路姓名，遂特授初品，因除二令，又以輪對改合入官，遷寺監丞。伊川、考亭掃地矣。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。成公猶子康年，甲戌廷對，真文忠欲置之狀頭。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，恐觸時政，文忠固爭不從，遂自甲置乙。文忠嘗出其副示予，相與歎息。公輟俸，命書市刻之。

○吳雲壑四明高氏似孫，號疏寮，由校中秘書授徽■。道出金陵，投留守吳公瑄（原注：吳雲壑，字居父）以詩曰：「四朝渥遇鬢微絲，多少恩榮世少知。長樂花深春侍宴，重華香暖夕論詩。黃金■滿無心愛，古錦囊歸有字奇。一笑難陪珠履客，看臨古帖對梅枝。」公之客曰儲用、項安世、周師稷、劉翰、王輝、王明清，晚得王大受，輟子姪官授之。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。公無他嗜好，居近城，與東樓平。光皇為書扁以賜，不名其名而名其官。樓下設維摩榻。尤愛古梅，日臨鍾王帖以為課，非其所心交者，跡不至此。高氏獨知其詳，故落句及之，亦精於所聞矣。公所居，予舊游也。自廳事側梯東樓，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，半為燕坐處。樓相直有亭，僅著賓主四人，因城疊石曰「南麓」。麓後高數級，登汲於甕，泄之以管，淙淙環佩聲，入方池。池方四五尺，畫■於扁。自麓之後，登城為嘯台。下有堂依城南，榜曰「讀書台」，有級可下。又自台入洞門，依雉堞有平地可壇，圍植碧桃，有石可棋而（一作「與」）坐（疑是「可坐而棋」）。自西行，有徑亭曰「物表」，亦光皇賜扁，面直吳山。又曲折旁轉，入茶■洞，茅頂而圓，內揭以鏡曰「定庵」。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。大抵地僅尋丈，而藤蔓聯絡，花竹映帶，鳥啼鶴唳，寂如山林。公野服塵斧（二字疑誤），大繖蒲履，徜徉其間，望之者疑為仙雲。公為憲聖猶子，以詞翰被遇孝宗。憲聖殿落花盛開，必召諸子姪入侍。孝宗萬幾之暇，即命中使召公，論詩作字而罷，故疏寮領聯及之（原注：時瑀已為直學，趙欲待以真學士，吳亦不難之。按此注當在後「亦豈無以處吳者」句下）。憲聖既御簾政，趙公汝愚為相，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。公冀重體貌，求慈福宮使，又求提舉中秘書，趙公俱難之。趙旋（一作「潛」）物色韓■胄，憲聖表孫也。■胄奉趙命惟謹，雖一秩不以請。趙公喜其奔走小忠，不知墮其計，反浸疏公。■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，陽與之為義兄弟，相得歡甚。一日謂德謙曰：「哥哥有大勳勞，宜建節鉞。」王曰：「我闖官也，有此例乎？弟弟毋誤我。」■胄曰：「已奏之上，行且宜麻矣。」王唯唯，以為疑。何澹時為中丞，■胄密諭之曰：「德謙苦要節鉞，上重違之，已草制。中丞宜卷班以出。」翌日廷播，何悉如所教，繼即合台疏德謙罪，乞行竄殛。德謙猶持■胄袖以泣，曰：「弟弟誤我。」■胄徐謂曰：「哥哥放心，略出北關數里，便有詔追，只俟罷了何中丞耳。」德謙猶信其說，拜而囑之，竟死貶所。何遂遷政府，■胄蓋嘗許之也。德謙既逐，自此內批皆■胄自為之矣。諫議大夫李泳誣趙不軌，韓實嫉之。李初未知所決，謀之倪公思。公曰：「莫若並趙、韓俱論之。」李為韓姪婿，故特論趙。貶趙制詞，乃傅伯壽所草，韓亦先啖之以美官。詞曰：「屈■與廣利安議，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；林甫輔明皇不忠，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（一無二「於」字）。是皆宗室之為相，卒蹈譴呵而置刑。」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。趙聽制，手持象簡不知輕重雲。制中又有「謀動干戈而未已」與「外欲生事強鄰而開邊境之釁」，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，又藉之以堅和好，盟書所載，不許以無罪去首相，故誣以侮兵雲。趙偕猶子崇■赴貶，自辭家，在途垂死，悔不用吳。蓋吳舊交者，石湖范公、三山凌公、止齋陳公，惜名畏義出於天性，必不出於■胄所為。趙公宮宦使提省之職，亦豈無以處吳者（前注宜在此句下）。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，及會餘乾趙氏於真西山粵岩書院，西山之子娶趙氏，趙氏之說皆與吳合，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。嗚呼，天將成忠定之名耶？予得疏寮真跡，至今藏之。時吳公已為開府，而疏寮詩卷首稱之曰「儀同」。予編官制無此，又恐其考古必有據，及遇其子歷，乃知其曾祖諱開。以祖諱而改官稱，可乎？懼此詩他時流落，或者以高氏為信（按，文義未足，似有脫文）。

○趙忠定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，既已用韓，當厚禮陳謝之，意欲忠定處以節鉞，居之國門外。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。先生對門人曰：「韓，吾鄉乳母也，宜早陳謝之。」建俗用乳母乳其子，初不為券，兒去乳，即以首飾羔幣厚遺之，故謂之陳謝。韓後聞其說，笑建俗而心肯之，故禍公者差輕。嘉定初，號為更化，先生之子在，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，疏未上，門人蔡元定持著以入，卜得遁卦，力止先生勿上。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，謂其父因韓用兵，憂憤殊甚，遺書數千言，至以稿上。楊公既致為臣而歸，雖不言事可也，誠有所論，何為中輟？非二父之志也。元定蓋先生友，亦非門人云。

○吳雲壑憲聖既御簾政，則戒公曰：「垂簾非我志也，不比大哥在時（原注：謂孝宗）。汝輩自此少出入，庶免干預內廷之謗。」其嚴待家人如此，謂之以「聖」，宜哉。○又孝宗篤眷公，情均兄弟，自論詩、作字、擊球之外，未嘗訪以外事，咨以國政，問以人才，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。君臣之間兩得之。

○高宗御書石經高宗御書《六經》，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。上親御翰墨，稍倦，即命憲聖續書，至今皆莫能辨。

○光皇御制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，故稱瑠兄弟皆以位曰「哥」。至光宗，體孝宗之意，故稱瑠兄弟曰「舅」。瑠尤聖眷，後苑安榴盛開，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：「細疊輕綵色倍■，晚霞猶在綠陰中。」命瑠足之。公再拜，援筆即書曰：「春歸百卉今無幾，獨立清微殿閣風。」上稱歎者久之。憲聖於二王中，獨導孝宗以光皇為儲位，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，寄意深矣。團扇猶藏其家，又有石刻，火後俱不存雲。

○三王得三王得，不知何許人，亦無姓名。帶杭音，額角中（一無「中」字）有刺字，意揀罷軍員也。頭蓬面垢，或數日不食，莫跡其止宿。包道成嘗與之共衾，謂其體壯熱如傷寒，道成汗而異衾。人即之，或咄咄罵，至以瓦礫詬群兒。予嘗呼之，但正目以視，邈無所言。光宗始開王社，位為第三，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。一日，三王得於道中前邀王車，衛者拽之。王問為誰，但連稱：「三王得，三王得。」王悟其兆，縱使去。既即大位，命人中禁賜命，不拜而出。道遇與之錢者，亦無所謝雲。

○清湖陳仙今所請仙，蓋小陳也。光皇為儲副日久，遣黃門召其父以入。上著白絹汗衫，係小紅絲，見陳人避之。徐遣召陳，黃門設香案，金屈卮酒，金■貯生果三■，炷香焚所問狀。仙遂降於箕，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位。黃門持以入，出則就以酒勞陳，且贈金帛遣出，戒以歸勿語。後果如所定。光皇又遣使召陳，陳以近日仙不降為辭，恐蹈罔上之罪。不期年，光皇得疾，蓋陳已前知於仙矣。陳兄弟能致仙，有奇驗，類皆如此，特不靈於予。他事不係於國，故不書。

○烏髻藥光皇春秋已富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，從容啟上曰：「有贈臣以烏髻藥者，臣未敢用。」上語光皇曰：「正欲示老成於天下，何以此為？」蓋重華方奉德壽，重惜兩宮之費，故至德壽登假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。其脫屣萬乘，蓋有待也。

○光拙庵孝宗晚慕達摩學，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：「佛入山修遭六年，所成何事？」光對曰：「臣將謂陛下忘卻。」頗稱旨。光意蓋以孝宗即佛，又焉用問。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。東坡嘗謂「其徒善設陷阱以陷人，當其欲設，即先與他塞了。」此語最得其要。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游，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。陸將以刪定面對，為王信所（一誤作「聽」）格而去，使遇孝宗，必起見晚之歎。○萬年國清孝宗喜占對。宋之瑞面對，上問以所居。之瑞對曰：「臣家於天台。」上又曰：「聞彼多名山勝刹，孰為之冠？」之瑞對曰：「唯是萬年、國清。」上大加賞歎，之瑞遂階兩制雲。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，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，澤民姑大言曰「五千尺」。上質何以驗之也，毛對曰：「臣目斜視景。」上喜其捷。

○皇甫真人皇甫真人號為有道術，善風鑿。高宗閒因大雪中召入，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，謂皇甫曰：「先生何（一作「亦」）怕冷耶？」皇甫從容對曰：「臣聞順天者昌。」時逆亮謀南寇，故皇甫以對，上大悅。後又自出山來見，上叩其所以來，則曰：「做媒來。臣為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。」上問為誰，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，生於營中，生之日有黑鳳儀於營前大黑石上。人謂鳳，實■，石則元王（一作「皇」）。慈懿小字鳳娘，蓋本於此。後既為太子妃，至訴太子左右於高、孝兩宮，高宗不憚，謂憲聖曰：「終是將種，吾為皇甫所誤。」孝宗屢訓妃：「宜法大媽媽（原注：即憲聖）蠱斯之行。汝只管與太子爭，吾寧廢汝。」上欲懼之，未嘗真欲廢之也。因驚憤，疑其說出於憲聖。會光宗即位，大惡近習，忽手批付內侍省，取其尤黠者首級。（原注：或謂即陳源）其黨亟（一作「即」）奔訴於重華，迨有教曰：「吾兒息怒。」光皇雖即奉旨，而詞色加怒，意欲他日盡誅此曹。由是宦者相懼，而謀所以間三宮者。光皇適感心疾，久缺定省。重華憂之，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，疾可立愈。欲宣賜，恐為後所沮，俟光皇問安，即面授之。宦官因問慈懿云：「太上只等官家過宮，便賜藥。」後使覘北宮，果有藥，後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，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。先是，上之未疾也，嘗獨幸聚景，兩制俱扈從，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。上將進酒於茶■花下，言者飛章交至，謂太上每出幸外苑，必恭請光堯。上方怒言者，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。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暨宜勸以賜，會上怒未息，以手顛誤觸卮於地。黃門歸奏，遂隱言者之事，但云「官家才見太上傳宣，即大怒碎卮矣。」每太上遊幸，上必進勸，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，太上左右陰揚雞數十，故使捉之不獲，乃相與大呼曰：「今日捉雞不著。」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「捉雞」，故以此激太上怒。太上陽若不聞，而玉色微變。自上以疾不詣北宮，至孝宗大漸，終勿克執喪，與憲聖垂歿而莫有嘗藥，皆後為宦者所誤雲。

○孝宗召周益公孝宗聖性簡儉，雖古帝王未有也。周必大時直宿禁林，夜召周以入，謂必大曰：「多時不與卿說話。」賜必大坐。上耳語黃門，黃門出，則奉金缶貯酒，瀉入金屈卮，玉小■貯棗，用金綠青窰器承以玳瑁托子，中浸羊弦線（一作「■玄絲」。「弦」一又作「肱」），清可鑿。酒僅一再行。上曰：「未及款曲。」必大歸語其家，歎上之簡儉。翌日遂拜政地雲。

○孝宗恢復上每待光堯，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。光堯至曰：「大哥，俟老者百歲後，爾卻議之。」上自此不復敢言。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為辭，謂上「毋信其虛名。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。浚有一冊子，才遇士大夫來見，必問其爵裡書之，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。又熔金碗飲兵將官，即以予之。不知官職是誰底，金碗是誰底」。或者謂必有近習潛潛於太上雲。

○秦檜王繼先台臣有論列二人者，上曰：「檜，國之司命；繼先，朕之司命。」自此言者遂沮。

○楊沂中穴西湖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，上徐曉言者曰：「朕南渡之初，敵人退而群盜起，朕重困赤子，遂用議者羈縻之策，刻印盡封群盜，大者郡王，小亦節鉞。朕所自有者，惟淮、浙數郡。計猶豫未決，會諸將盡平群盜，朕已發願，除地土之外，凡府庫金帛，俱置不問。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。若以諸將平盜之功，雖盡以西湖賜之，曾不為過。沂中此事，唯卿容之。」言者惶恐而退。

○普安上有所聞於張說，以質於秦檜。檜至，固要上以所言之人。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，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，漫以語檜。檜銜之，未有問，會普安丁本生戚，遂嫉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（原注：或云：說所言乃建康盜事）。

○楮券孝宗方造券，以便民用，金華陳天■時為侍從，力抗疏，以為不及五十年，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。水心葉先生進策，亦謂不數年間，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。時上意士論，猶未信其然，至於今日驗矣。先是，每券以八百售，至石首時，則價又踴，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為苦。又有太守自蜀來，對以「道間日擊，楮踴為患」。上皆笑而不以為罪雲。

○憲聖不妒忌之行憲聖初不以色幸，自渡南以來，以至為天下母，率多遇魚貫以進，即以疾辭。思陵念其勤勞之久，每欲正六宮之位，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，不敢舉行。上嘗語憲聖曰：「極知汝相同勞苦，反與後進者齒，朕甚有愧。俟姐姐歸（原注：謂太后），爾其選已。」憲聖再拜，對曰：「大姐姐遠處北方，臣妾缺於定省。每遇天日清美，侍上宴集，才一思之，肚裡淚下。臣妾誠夢不到此。」上為泣下數行，愈以後為賢。暨太后既旋鑾馭，以向嘗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，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，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，故無援立意。上侍太后，拜而有請曰：「德妃吳氏，服勞滋久。外廷之議，謂其宜主中饋。更合取自姐姐旨。」太后陽語上云「這事由在爾」，而陰實不欲。上遂批付外廷曰「朕奉太母（一作「後」）之命」云云，「德妃吳氏」云云，「可立為後」，後遂開擁■三朝之功雲。

○光策士周南，吳中人。游太學，有時名，然頗任俠。與水心先生善，晚號為善類。南嘗與鄭■游，■有奏疏未報，南嘗見之。會廷對，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。有司已第南為第一，光皇讀其策，顧謂大臣曰：「■之疏入才六日爾，南何自知之？」遂就南卷首批云：「鄭■無削稿愛君之忠，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，可降為第一甲十五人。」水心先生為周述墓，則以周南廷對策《論皇極人才》數百言冠之志首。蓋周自為教官至給札中秘書，皆未嘗見之行事，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。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臺碣，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，蓋祖水心文法也。先是，吳中號為「何蓑衣」者，頗能道人禍福，至聞於上。上屢遣使問之，皆有異，遂召之至京（一無「京」字），親灑宸翰，扁通神庵。州郡以上所賜，迎拜奔走。南居裡中，見而嫉之，對策中謂：「雲漢昭回，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小夫。」光皇惡其訐，故因■疏以發之。葛丞相■時在位，南疑其贊上。■之去，南有力焉。光皇以違豫闕定省禮，南亦以此諷諸公雲。

○又龍川陳亮奏書阜陵，幾至大用，厄於卿相，流泊有年。光皇賜對，問以禮樂刑政之要，亮舉君道、師道以為對。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，更進迭諫。亮獨於末篇有「豈在一月四朝為禮」之說，光皇以為善處父子之間，故親擢為第一。及發卷，首得亮，

上大喜曰：「天下英才，為朕所得。」命詞臣行亮制曰：「往贊侯藩，姑循近比；朕之待爾，豈止是哉！」蓋有意於大用也。亮謝阜陵《表》云：「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，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。一時排擯，十五載之多奇；末路遭逢，四百人之自見。共幸奮身於今日，獨知回首於當年。」末聯云：「設科取士，雖舊貫之相仍；陳力復仇，亦大義之難廢。」阜陵稱獎。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：「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，則誠狼疾人矣。」龍川獄事，蓋為父也，天意佑之，而諸公競全活之，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。龍川雖不為進士第一人，其所上阜陵三書，詎可泯乎？或謂水心先生微時，蓋亦頓挫流滯，故因龍川之序而自之耳。水心，進士第二人也。驪塘危公積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，蓋是要做狀元也。水心本為第一人，阜陵覽其策，發有「聖君行弊政，庸君行善政」之說。上微笑曰：「即是聖君行弊政耶？即是庸君行善政耶？」有司遂以為亞。

○佑聖觀古篆無「佑」，「佑」即「右」。賜佑聖扁，篆者為「右」。羽流固爭，以為觀中無人，何以自立？至訴之禮部。旨從之，非篆古也。識者謂既從佑字，即不當用篆。觀為孝宗潛邸，先自有神三見於雲端，孝宗為之拜跪。既即大位，賜邸為觀，蓋龍潛初志也。真聖殿，潛邸正寢也。寢旁規小室，若今小學，有「富貴必從勤苦得，男兒須讀五車書」二句刻於石，蓋宸翰也。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，故書此以勵之。

○莊文致疾士固號為「草茅」，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。陳丞相俊卿，阜陵相也。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。是日，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。陳相多智，班退，即命從者由旁徑以歸。貢院路，原廟所出也。莊文之歸，正與群試者會。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，執金吾杖呵止之，群士遂即而折其杖，圍車發喊雷動。莊文驚愕，得疾莫，上甚痛之。歲當大比，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，同文館不報。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，覬宜諭孝宗。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。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，且所服白仔袍也。孝宗震怒，敕有司杖黃背，黥隸海島。黃因竄入高麗國，主用為相。後以使事至闕，見於孝宗。及其主倦政，遂授以國雲。

○寧皇二屏寧皇用二小黃門，常背二小屏前導，隨其所至，即面之。屏書戒曰：「少飲酒，怕吐；少食生冷，怕痛。」析二事為二屏，以白楮糊，緣以青楮。所幸後苑，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，指二屏以示之，故每飲不過三爵。宮中動卻呵衛，黃衣至不之避。自以補革舄、浣綢衣為便。左右至以語激上，則應以「毋作聰明亂舊章」，蓋舊學於水嘉陳氏傳良，嘗導上以此，故終身不忘。大臣進擬，不過畫可，謂之「請批依」。龍顏隆準，相者謂「真老龍形」雲。

○陸放翁陸游字務觀，山陰人。名游，字當從觀（原注：乾聲。按此當注去聲），至今謂觀（原注：去聲。按此當注平聲。又此處似有脫文）。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，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。或曰公慕少游者也。其祖名佃，字農師。新學行，有《詩說》傳於世，大率祖半山，後以新法浸異。公紹興間已為浙漕鎖廳第一，有司竟首秦■喜，置公於末。及南宮一人，又以秦檜所諷見黜，蓋疾其喜論恢復。紹興末始賜第。學詩於茶山曾文清公，其後冰寒於水雲。嘗從紫岩張公游，具知西北事。天資慷慨，喜任俠，常以蹠鞍草檄自任，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。自商賈、仙釋、詩人、劍客，無不遍交遊。宦劍南，作為歌詩，皆寄意恢復。書肆流傳，或得之以御孝宗。上乙其處而黜之，旋除刪定官（原注：賜第時得簿）。或疑其交遊非類，為論者所斥。上憐其才，旋即復用。未內禪，一日上手批以出，陸游除禮部郎。上之除目，自公而止，其得上眷如此。公早求退，往來若耶、雲門，留賓款洽，以觴詠自娛。官已階中大夫，遂致其仕，誓不復出。韓■青固欲其出，落致仕，除次對，公勉為之出。韓喜陸附己，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，索公為詞，有「飛上錦樓紅縷」之語。又命公勺青衣泉，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。韓求陸記，記極精古，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，惟游盡勺，且謂掛冠復出，不惟有愧於斯泉，且有愧於開成道士雲。先是，慈福賜韓以南園，韓求記於公。公記云：「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，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。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，本自不侔。」蓋寓微詞也。又云：「游老，謝事山陰澤中。公以手書來，曰：『子為我作《南園記》。』豈取其無諛言，無侈辭，足以導公之志歟！」公已賜丙第，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，故作為歌詩，以恢復自期。至公之終，猶留詩以示其家云：「王師克復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」則公之心，方暴白於易簣之時矣。又有鄭■或者，嘗第進士，自作《南園記》，並礮石以獻。韓以陸《記》為重，僕鄭石瘞之地。後韓敗，鄭竟免。莆陽陳謙，文人也。輸靈壁以壽韓，至刻金字於石，稱之曰「我王」。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，如錫福、錫爵（一作「壽」）之類為詩以獻。韓敗，有為陳瘞石於地者，會搜地窖，鏗然有聲，則陳石也，遂為言者所彈。陳《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》詩，有「竹密不知雲欲雨，山高盡見水朝宗」之句，繼是未有能和者。翰墨本於顏、蔡，世以不得其字為憾。獨附韓一節為可恨。官職自有定命，特諸人自信不過耳。

○熊子復熊克字子復，建寧人。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，道出衢之江郎廟，遂與謝憇於廟下客邸。神號知進士科級事，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。子復曰：「克倦矣。明伯自詣可也。」謝邀手濯足畢，服紫窄，持瓣香以入宿。翌朝就邸，熊迎謝，笑語之曰：「定夢見做狀元也。」謝正色謂熊曰：「卻與子復得佳夢。」熊又笑謂之曰：「夢亦分惠耶？」謝曰：「不則劇。」熊試叩之，則謂：初入一朱門，仰視金扁，則右文之殿。自東廡入，與主人揖，則子復也。子復揖而入，其位有扁在，楣書曰「校書郎」。扁懸風中搖搖然，壁堵飾猶濕。與熊笑語甚歡，酌謝酒至五爵。謝語熊曰：「此處儒流清選也，子復自此升矣。」熊與敘舊極款。茗畢，即送謝出右文，則猶目謝。熊信其說，亦頗自負。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。熊後收科歲，謝再試南廊，不入等。熊調銓闕，遣僕就邸，偶與中秘書對，熊恐已應夢，賦詩以自解。暨調餘姚尉，史越王嘗為是官，適以舊學召入相，道出餘姚，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，王讀其文而器之。會上賜曲宴，語王以兩制艱其選，王遂亟以熊薦，旋進所投行卷。上即召克詣都省，旋給札中秘，序轉校書郎。時明伯甫授文學，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。謝熟思良久，語僕曰：「熊校書，吾故人也。」遂叩熊官舍。會熊直未下，往來廊廡間。熊嘗與謝通家，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，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：「校書偶入局，孺人不得相見。校書曾說，謝新恩來，可使人隨至秘書省，要說話。」謝至秘書所，與熊酬酢，與前夢無毫髮差。熊已不記江郎事，謝遂語熊，相與太息。因問扁壁，熊對以：「校書久不除官，以位貯炭。某叨冒恩除，甫懸扁廳壁。」謝赴省時，猶未識中秘書。越王識熊於百寮邸，至以應詔，熊竟至法從。謝憔悴以老，神之戲謝，亦劇矣。熊不與謝入俱謁夢，定力過人矣。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，信哉。

○越王陪位祖宗盛時，故相或居輦下，時召入問事，閒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，國有大議亦得可否，郊■則陪，無所嫌也。阜陵慶上皇八■，參用典故，召故相陳福國、史越王陪位。陳力以疾辭，史聞命，絕江祠（「祠」字疑誤）。既竣事，以史舊學，曲為勉留。時相疑其迫己，風言者去之。陳聞史入，謂客曰：「史直翁只好莫去。」陳之多智，此其一也。史聞，於燕居太息語子弟曰：「吾與陳福公並相，朝廷施行稍合公論，則人皆相與曰：『此陳丞相所為。』稍■弗公論，則人又曰：『此史某所為。』吾命招謗，昔為布衣，術者云爾。」

○高宗知命高宗自能推步星命。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，則曰：「吾奴僕宮星陷故也。」○憲聖擁立憲聖既贊高宗立普安，遂定大統之寄。高宗登遐，憲聖獨處北宮，春秋浸高，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為歉。及內禪光皇，實憲聖所命，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（一無「宮」字），極天下之養，盡人子之歡。宮去東園最近，旬浹間，即恭請憲聖臨幸。屬芙蓉臨池秀髮，遂白憲聖，請登龍舟，撤去欄幕，臥看尤佳。憲聖欣然從之。先是，高宗經始東園，蓋恐頻幸湖山，重為國費，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，落成之頃，俱憲聖駕幸。有一門逕通小東園，多柏。上與憲聖相視而泣，連稱「相似、相似」。時幸園中（「時」字上宜有「後」字），獨不至此。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，故重為之感傷。

○攻■鬼樓公攻■鬼樓公，天性豁達，與物無忤。初嘗與韓■青善，獨因草制，以天下公論不予韓，故寧罷去。韓心敬之，亦不以憾也。攻愧久廢，韓亦迫於公論，欲起而用之，風公之親戚，論公之子弟，但求寒暄一紙書，即召矣。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之子弟，從容以白，公欣然命具紙札。子弟又以白，公曰：「已具矣。」公引紙大書《顏氏家訓》子弟累父兄事。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。

○翁中丞中丞彥國，建之崇安人。二帝北狩，偽楚張邦昌僭帝號。邦昌欲迎康王，計猶豫未決。公自鄉郡受（「受」字疑

衍，或改作「爰」），提兵勤王，道中得邦昌書。其外書書示翁，其書中有「忍死權就大事」之詞。翁密視，遂答邦昌書，大稱邦昌以「太宰閣下」。其略曰：「愕視封題，不敢拆視，幸先為道路所發。今相公謂有其跡而無其事，不可也；謂有其事而無其志，不可也。且謂迎延福宮之文，雖微示人以意，安知不為新都之漸，力請貶去僭號，早迎康王。不然，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，不得施束閣之恭矣。」邦昌懼外兵侵入，遂決迎康王策，府庫皆稱「臣邦昌謹封」。公為李丞相網姻亞，李之用公，本以才選。李既罷政，浮溪汪氏行制詞，醜詆李公，目為「群小之宗」。至行翁制，亦謂「汝本茶山駟儉之徒」。先是，翁已六世收科，非駟儉也。茶山，翁所居百里而遙。浮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，李公得政，不甚薦用汪，汪疑為翁所譖，故極力諍之。建炎兵事倥傯，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，已創經總制額。翁適承其後，又奉密旨，大興行闕之費，故未免調度繁擾。水心先生《進卷外稿》議公推剝，蓋未知此。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，乞禁公史，當路未能從。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，筆削曾及翁否？翁葬所名祥雉窠。又百年而孫孟煇補上庠生，游邊得官，死於定海之訟。次孟桂，登辛丑第。又次孟寅，嘗首臨安鄉書。

○張於湖高宗酷嗜翰墨。於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，宿醒猶未解，濡毫答聖問，立就萬言，未嘗加點。上訝一卷紙高軸大，試取閱之。讀其卷首，大加稱獎，而又字畫遒勁，卓然顏魯。上疑其為謫仙，親擢首選。臚唱賦詩上尤雋永（按，此句似有脫文）。張正謝畢，遂謁秦檜。檜語之曰：「上不惟喜狀元策，又且喜狀元詩與字，可謂三絕。」又叩以詩何所本，字何所法。張正色以對：「本杜詩，法顏字。」檜笑曰：「天下好事，君家都占斷。」蓋嫉之也。張廷對時，天下猶未盡許之（按，此下似有脫文）。務能參問前儒，汲揚後學，詞翰愈工。天性倜儻，輕財好施，勇於為義。為政平易，民咸思之。唯嗜酒好色，不修細行。高宗嘗問以「人言卿賦濫」，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：「臣誠不敢欺君，臣濫誠有之，賦之一字，不敢奉詔。」上笑而置之。人以為誠非欺君者。真文忠公嘗語余曰：「於湖平生雖跌宕，至於大綱大節處，直是不放過。」張，烏江人，寓居蕪湖。捐己田百畝，匯而為池，圍種芙蓉、楊柳，鷺鷥出沒，煙雨變態。扁堂曰「歸去來」。蕪湖未有第進士者，陰陽者流謂必於湖水與縣治接，而後英才出。張方欲鑿而通之，則已歿矣。嘗舟過洞庭，月照龍堆，金沙蕩射，公得意命酒，唱歌所自制詞，呼群吏而酌之，曰：「亦人子也。」其坦率皆類此。嘗慕東坡，每作為詩文，必問門人曰：「比東坡何如？」門人以「過東坡」稱之。雖失太過，然亦天下奇男子也。惜其資稟太高，浸淫詩酒。既與南軒、考亭先生為輩行友，而不能與之相琢磨，以上續伊、洛之統，而今世好神怪者，以公為紫府仙，惜夫！

○真文忠居玉堂慈明太后兄次山，除少保、永寧郡王。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，共謂恩典太重，欲予其一則（一作「而」）捐其一，許遂封還制書。文忠以官卑，且攝職玉堂，但具札白之廟堂。時相不以文忠札繳進，而許之奏已入。慈明震怒，遂斥許，而文忠獨留。或借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。

○又公當制除吳環（一作「瑰」）少師致仕，贈永安郡王。公以孟忠厚，乃隆親弟，又號勳舊；吳為憲聖猶子，恐難用孟例，亦用札申廟堂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，遂亟以札繳入。從之，只命草致仕制，末篇二句云：「今其往矣，寧不〔B242〕然。」先以制示攻愧懷公。公稱善，但以筆易「往」字為「歸」，「〔B242〕」字為「■」。文忠親出示予云：「吳蓋致仕也，不應用『往』與『〔B242〕』字。前輩一字不苟如此。」攻愧嘗問文忠：「近看誰四六以益？」公對攻愧曰：「渠只會說大話，如『奄有萬方，君臨兆姓』爾。」蓋王言只當作「多方庶姓」，與臣下表語不同。

○甲戌進士袁蒙齋甫，甲戌進士第一人也。文忠實閱其卷於殿闈，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，而亂其次序，沒其姓名。餘讀其一，謂文忠曰：「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，必是一作者。」公未答。予又讀其一，以國論國事為說。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，國論謂議論於朝廷者。其意以國論為空言，以國事為實用，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，持國論者必體國事。文忠問如何，予對以「理無兩是，似不如前卷。然其說出於調停，恐是狀元也」。文忠起而撫予背曰：「說得著，說得著。」蓋先卷乃李公晦（原注：方子）所對，而後卷即蒙齋也。文忠欲置李首選，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。又欲置呂永年甲科，亦不果。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，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，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，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，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，僅置第四。徐既為御史，彈袁文亦及其策，並與其父■齋變學於象山者為異端，謂不宜置經帷。

○函韓首韓■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，欲用吳門王大受。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為言，通軍前書，宜勿用平章銜，以丞相代之（原注：謂陳自強），敵問首謀，則答以今已避位。蓋至計也。韓疑其建明漸廣，不能從。用薦者言，召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。信孺途問具知金欲先遣使於我，此其力已困，與敵反覆論辯，凡稱調、歲幣、土地一如舊。敵多為術以困方，然欲遂和，不敢殺也。方恐我急於賣和，別遣使命，過有所許，誑敵以「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」。敵許而津之。韓懼方遲留，果議別遣使。方歸語韓，韓欲再遣。方謂韓曰：「信孺既為朝廷萬里行矣，初不憚死。今具得敵要領，即再往亦決不死，惟稍（一作「少」）遲信孺行，敵必遣使來報且（一作「具」）議。平章聽愚計。」韓疑其重於再往，遂用大受裡人王楠以代方。楠詣金庭，惟貶號、割地不從其說。及再往，韓已誅。凡函韓首與易弟為姪、增幣重寶，皆從之。故金遣諭成使來。先是有旨，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，樞密章良能建議，以為奸凶已斃之首，又何足惜。時王忠簡公介抗議，以韓首固不足惜，而國體為可惜。章以語侵公，公奮起曰：「今日敵要韓首，固不足惜。明日敵要吾輩首，亦不足惜耶？」會文節倪公思亦謂：「一■胄臭頭顱，何必諸公爭？」王議遂不勝。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於象魏曰：「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，奸凶已斃之首，又何足惜。」遂竟函韓首送金。諜者謂金既受韓首，諛之曰「忠繆侯」。方之在敵中也，金元帥責我失信，擅起兵端。方折之曰：「爾失信，故我失信。」帥曰：「我何為失信？」方徐謂曰：「我之用兵在某月日，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。以日月先後計之，是爾先誘我叛臣也。」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，故語塞。金元帥頗能詩，索方聯句。敵以失蜀謂方曰：「儀秦雖舌捷，隴蜀已唇亡。」方即應之曰：「天已分南北，時難比晉唐。」金元帥又謂方曰：「前詩非聯，爾國有州軍幾？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，吾為爾國危矣。」方聲色弗撓，對以「衛命在此，固未知失蜀末末。大元帥問諜素明，猶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？象犀珠玉之富，俱出於二廣。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。淮東西則銅鐵之藪澤也。浙西十四郡爾，蘇湖熟，天下足，元帥之所知也。而況生齒日繁，增墾者眾，葦蕭歲辟，圩圍浸廣，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。浙東魚鹽之富，海藏山積，食之雖眾，生之無窮。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，其支郡有六，又且兼（一有「浙」字）江、淮之所入。故吾國之餘波常及於大國者，以其力之有餘也。彼蜀之為蜀，號為州五十四，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，然而僅足以為五十四州軍民之用。一有菜色，或轉餽焉，白石饒風之捷，必不為他人有者，凡以為民而已。」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，故有儀秦之許方；敵要吾以貶號、割地，方則（「則」一作「是以」）有晉唐之對。方之未見知於朝也，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，時留崑山妻舍。韓頗聞其名，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，勿使去。令輕於奉行，遂親持圓狀見劉，目之以奉使，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。劉素號揮喝，喜不勝情，竭資資以結譽。後朝廷既用方、王，令小官也，不復敢叩錢。劉賓客盡落，竟鬱鬱以終雲。○胡桃文鶉色炭予方修宣和沈腦燭事，適讀王竹西侍郎奏札，又知當時御爐炭樣，方廣皆有尺寸，炭紋必如胡桃文、鶉色。王公諱剛中，號竹西，字居正。常守婺（一有「女」字），適當漕司封降色樣，奏之上，曰：「臣向者備官行朝，目睹陛下宮室卑陋，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，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，有過於今日者。陛下悼國步之艱，猶有謙抑不皇之色。此必有司之過舉，諒非陛下之本心。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。」蓋不勝其擾矣。

○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陳東、歐陽澈（原注：先贈奉朝郎、秘閣修撰），當建炎初政論事，指摘上躬，貶議大臣，蓋宣、政以來所未有也。大臣惡其訐己，陰用上手批，置二於法。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跡，時猶在神霄宮，墨行整整，區處家事，皆有條理，自知頃即受戮，略無慘戚戰慄之意（一作「狀」），蓋東漢人物也。上大悔悟，贈東諫議，澈延閣，賜田以旌其後，且下詔自責。時大臣蓋黃潛善、汪伯彥。潛善已先死，伯彥猶在。竹西王公代言西掖，會上追贈東、澈，遂因極論二人「不學無術，恥過遂非，使人主蒙拒諫之謗，朝廷污殺士之名，此而不誅，何以為政？若潛善魂魄有知，猶思延頸就戮；而伯彥軀幹固在，不識何施面目？」伯彥遂落職，潛善永不追復。王遂草贈東、澈詞及伯彥落職制，其略曰：「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」（原注：用出

處)云云,「惟爾東爾激,其殆有意於為忠臣乎?雖然,爾不失為忠臣,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?八年於茲,一食三歎,通階美職,豈足為恩?以塞予哀,以彰予過。使天下後世,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,殆不如是。」伯彥制曰:「朕痛念建炎之初政,實虧從諫之令名。俯仰八年,寤寐永歎。比下責躬之詔,敢為歸咎之文。而論者謂汝專有密之司,實任仰成之寄。汝言汝聽,汝弼汝從。宜思廣朕之聰明,何恤庶人之議政。使人主蒙拒諫之滂,而朝廷污殺士之名,仰觀君親,何施面目?朕覽人言而惕若,撫往事以何追。罪固在於朕躬,誼難寬於爾責。」蓋東、激書顯攻黃、汪,為黃、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,宜叩頭請免二子。上倘不從,以去為期,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。當時諫臣,亦有不與汪、黃分其責者。王公本以三舍法為大比第二人,公應舉時,已罷詞賦,故士不服習駢儷。崇、觀雖設詞學,所以救罷詞科之失,而公已不復業此,故力辭玉堂表云:「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,汨沒心術,耗敝精神。晚而知悔,始從師友,妄意窮經,其於雕鐫緝綴之文,未嘗經意。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,故臣得值(「值」疑「直」)。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訓詞,求之近俗,固已非是;若夫內制之謹嚴,不容率意而有作。」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,竊慕其不欺君之誼。上嘉歎,詔從之。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,凡以宏博應選者,有司承意,不敢以名聞。嘗用餘嶠為中書舍人,餘素不習此,餘表姪應子和鏞嘗試曾學有司,亦僅與申省文,得典誥體。時為安吉宰,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,餘之草制,皆取之安吉。省吏趣請詞頭,餘之左右必曉之曰:「安吉人未回。」餘不習此,宜如王公力辭可也。然能取之安吉,亦善矣。陳正甫,諱貴誼,以詞學中等。嘗考潘子高詞卷,六篇俱精博,惟《集賢院記》偶不用李林甫注《六典》書日事,陳以此為疑而黜之,然心服其文。當其寓直玉堂,凡常行詞,皆屬潘擬稿。潘性至密,惟予知之。陳索潘文,晷刻不差,且遣皂衣立門以俟。陳每餽潘酒富甚,嘗與予共酌於糧料院之雲根雲。

○呂成公編文豐東萊呂成公祖謙,集《皇朝文鑑》既成,孝宗錫名《文鑑》,除公直秘閣,暨賜御府金帛。成公謝表云:「既叨中秘清切之除,復拜御府便蕃之賜。」陳■癸時為中書舍人,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,恐賞太厚。上不悅陳。成公遂力辭帖職,上不從。《文鑑》之成,考亭先生見之,謂公去取未善,如得潘某人詩數篇,已置選中,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,恐不止如所選,公遂並去之。

○洪景廬編唐絕句孝宗從容清燕,洪公適侍。上語以「宮中無事,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,今已得六百餘首」。公對曰:「以臣記憶,恐不止此。」上問以有幾,公以五千首對。上大驚曰:「若是多耶?煩卿為朕編集。」洪歸,搜閱凡逾年,僅得十之一二。至於稗官小說,神仙怪鬼(一作「詭」),婦人女子之詩,皆括而湊之,乃以進御。上固知不迨所對數,然頗嘉其敏贍,亦轉秩賜金帛。

○秦小相黃葛衫秦檜權傾天下,然頗謹小嫌,故思陵眷之,雖檜死,猶不釋。小相■喜嘗衣黃葛衫侍檜側,檜目之曰:「換了來。」■喜未諭,復易黃葛。檜瞪目視之曰:「可換白葛。」熔因請以為「葛黃乃貴賤所通用」。檜曰:「我與爾卻不可用。」蓋以色之逼上。

○秦夫人淮青魚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,進淮青魚。憲聖顧問夫人:「曾食此否?」夫人對以「食此已久。又魚視此更大且多,容臣妾翌日供進」。夫人歸,亟以語檜。檜恚之曰:「夫人不曉事。」翌日,遂易糟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。憲聖笑曰:「我便是無許多青魚,夫人誤耳。」

○高宗好絲桐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。時有僧曰輝,曰仙,嘗召入,以是被知。上既南巡吳會,二僧亦自京師來,欲見上,未有間。會上幸天竺,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。上感昔,至揮涕記之。還宮,即命黃門召入,黃門對以須令習儀,上曰:「朕舊所識,縱疏野何害?僧徒固宜疏野。」黃門復奏,以為入夕非宜召僧徒之時。上曰:「此卻是。」翌朝,召二僧入,道京師事與渡南崎嶇,上甚悲且喜,由是宣召無時。二僧冀規靈隱蔬地■庵以老,其徒不能從。上至遣使諭靈隱僧,僧猶豫未奉命。上降黃幟,任二僧所欲為界。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,今額為天申圓覺寺。上既倦勤,退處北宮,閒乘小藤團龍扇輿憩其廬。重華脫屣萬乘,亦修思陵故事,有御制二詩,其徒摹雲章於壁石雲。

○黃振以琴被遇琴師黃震,後易名振,以琴召入,思陵悅其音,命待詔御前,日給以黃金一兩。後黃教子,乃以他藝入。詔以「爾子不足進於琴耶?」黃喟然歎曰:「幾年幾世,又遇這一個官家!」黃死,遂絕弦雲。

○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嘉定初,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,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,上手答甚寵,且許之。時相疑其為偽,歸咎奏郵報吏妄撰聖旨,杖背而黥之。時山東歸附者眾,荊襄帥臣列強弩射之,使還。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,謂此非仁術,且失中原心,以少緡錢賂銀台通進司吏繳進,上至以楊公疏宣諭。時相以「容臣契勘」復於上,遂止札下。契勘銀台不應受餘官奏,惟從官可也,仍用治邸吏法治台吏。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台入。時銀台蓋已不復用典,雖從官亦納札廟堂。真文忠已居玉堂,終以官非正從,當制有所可否,亦止入札乞敷奏。楊公急於發上之聰明,故不暇用典也。

○去左右二字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,而學問遠過於進士。孝宗謂「兩制之選,能者為之。顧何擇於進士、任子?」嘗除韓權中書舍人。旋以稱職為真,自以門蔭力辭,然恥於右之一字,微諷台臣請進士去左,任子去右。上從之,至今著令雲。時有士人朱游,頗任俠多記,閒因謁入語韓云:「中書誤了。以任子位中書,顧不榮於進士乎?削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。」韓愕而悔其事雲。

○宣政宮燭予既修王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、鶉鴉色,蓋宣、政事,建炎、紹興猶襲用未改,故竹西力陳請罷去。其宣、政盛時,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,遂用龍涎、沈腦屑灌蠟燭,列兩行,數百枝,燄明而香。翁,鈞天之所無也。建炎、紹興久不能(一無「能」字)進此,惟太后旋鑿沙漠,復值稱壽,上極天下之養,故用宣、政故事,然僅列十數炬。太后陽若不聞。上至,奉后,白太后以「燭頗愜聖意否?」太后謂上曰:「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,諸人閣分亦然。」上因太后起更衣,微謂憲聖曰:「如何比得爹爹富貴?」

○柔福帝姬柔福帝姬,先自金間道奔歸,自言於上,上泣而具記其事,遂命高士〔1234〕尚主。一時寵渥,莫之前比。蓋徽宗僅有一女存,上待之故不忍薄也。及韋太后歸自北方,持高宗袂泣未已,遽曰:「哥被番人笑說,錯買了顏子帝姬。柔福死已久,生與吾共臥起,吾視其斂,且置骨。」上以太母之命,置姬於理。獄具,誅之東市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,恐其訐已之故,文之以偽,上奉母命,則固不得與之辯也。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鸞馭,即以病告。嘗以尼師自隨,或謂此尼曾事真帝姬,故備知嚙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。偽帝姬引見之頃,呼上小字,尼師之教也。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實,故至今謂之「顏子生活」。

○技術不遇思陵時,百工技藝咸精其能,故挾技術者率多遇,而亦有命焉。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,上以王故召見。見上,則曰:「陛下堯眉舜目,禹背湯肩。」上即駕輿曰:「到處嚮將來。」王又為李世英進墨,每一圭墨重十兩。上曰:「恁麼大,將如何把?」王偶致棋客,關西人,精悍短小。王試命與國手敵,俱出其右。王因侍上弈言之,翌日宣喚。國手夜以大白浮之,出處子,極妍靚。曰:「此吾女也,我今用妻爾。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,我第二局卻又饒爾。我與爾水為翁婿,都在御前。不信吾說,吾豈以女輕許人?」國手實未嘗有女,女蓋教坊妓也。關西樸而性直。翌日,上詔與國手弈,上與王視第一局,關西陽遜國手。上拂衣起,命王且酌酒曰:「終是外道人,如何敵得國手?」關西才出,知為所賣,鬱悶不食而死。

○劉■邊報高宗得劉■奏逆亮將戒日渡江,上以為憂。劉貴妃適侍,進曰:「劉■妄傳邊事,教官家煩惱。」上正色責妃曰:「爾婦人女子,如何曉得?必有教爾欺我者。」斥妃出,不復召。今葬西湖之曲。憲聖嘗從上航海,倏敵騎數十輩掩至,欲奪御舟。後徐發一矢,其一應弦而倒,餘悉引去。高宗重於視師之役,後苦諫,必往,至跪奏曰:「若臣妾裹尺五皂紗,必須一往。」妃不逮聖後矣。

○陸石室陸凝之字永仲,號石室,餘杭人,丰神雋拔,論議倜儻,尤好為詩。少年以計偕入汴郡,法從見之,疑其為仙,邀陸雜坐,命相者某道人視之。道人於群官中指陸曰:「這官人只是秀才。」諸公因叩以科第,則曰:「且還山修讀。」陸大不得意。道人臨別,揖贈以粒丹,曰:「緩急幸用之。」陸亦異其人,置丹襦帶中。果報罷,垂翅南歸,舟循汴,風激浪怒,舟不能勝,亟

抽帶中丹投舟外，風浪始帖息。陸舉手謝天，幸不葬魚腹。汴上有呼其姓名者，則道人也。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，曰：「吾丹欲濟子之身，非濟舟用也。」陸方從道人再覓丹，汴流急，不得語，陸惘然而已。歸用其說，隱於大滌洞天之石室。人因以「石室」稱之。居逾歲，又有一道人訪陸。形貌不類疇昔，以紳纏雙■垂背，紳上繪八卦，手持惜氣，揖陸曰：「貧道今夜宿山中，分秀才半榻，可否？」陸難之。道人又曰：「可借一凳，宿於石門之外竹林中否？」陸欣然予凳。既得凳，即視雲漢仰臥，唱歌韻，以惜氣閒作步虛聲，音節宛轉，響應山谷，林鶴為之旋舞。陸寢自若也。迨曉，道人持凳謝陸，長揖而別。陸回首，道人登室前天柱峰如飛，頃已在霄漢。陸撫膺懲悔未已。頃又有紗巾白佇袍道人問：「大滌道人宿此，今安在？」陸語以早已去。道人曰：「君不識鍾離公也？」或謂後至者即洞仙，陸猶不悟。光堯退處北宮，思大滌雙逕之勝，先幸大滌，道流清宮以俟，時憲聖亦侍。羽流結亭起居光堯於駕。上詔以「今是閒人，不須這禮數」。道流進天目水洞霄茶，光堯俱憲聖意甚適，宣賜其徒金帛有差。進主觀者，問以「山中頗有能詩客否？」觀師素憐陸，乃（一作「亟」）以陸對，進陸行卷。太上讀數首，太息曰：「布衣入翰林可也，歸當語大哥。」（原注：孝宗）憲聖從旁贊曰：「太上只好休。既是山林隱士，必不要人知，他要官職做甚？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，卻是苦他。」太上深以為然，遂不以語孝宗。凡陸所四遇道人，或以為神仙，固不可測。而一日之頃，不遇三宮，亦命矣夫。陸竟終於石室雲。

○開禧兵端韓■青亟欲興師北伐，先因生辰使張嗣古（原注：時為左史）假尚書入敵中，因伺虛實。張即韓之甥也。使事告旋，引見未畢，韓已使人候之。引見畢，不容張歸，即邀至第，亟問張以敵事。張曰：「以某計之，敵未可伐。幸太師勿輕信人言。」韓默然，風國信所奏嗣古詣金廷幾乎墜笏，免所居官。韓敗，張未嘗以語人也。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。壁歸，力以「敵中赤地千里，鬥米萬錢，與韃為仇，且有內變」。韓大喜，壁遂以是居政府。予嘗觀巽岩李公燾題名金山云：「眉山李燾攜子■、壁、塾、墓來。」可謂名父子矣，惜其仲子未熟《顏氏家訓》爾。